

朱企霞

文集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企霞文集/朱企霞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040-785-3

I. 朱… II. 朱…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837 号

书 名: 朱企霞文集

作 者: 朱企霞

责任编辑: 吴述波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晓波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字 数: 313 千字

印 张: 14.375

插 页: 1

印 数: 1060 册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40-785-3/I·572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朱企霞



朱企霞和夫人柳培温

屹立于严寒风雨中令人肃然起敬的雪松

——读《朱企霞文集》，忆朱先生风范

（代序）

· 刘焕辉 ·

一连度过几个暖冬的南昌，今年格外显得寒冷，不是阵阵寒风，便是绵绵阴雨，还搅起几场漫天飞雪。虽说“瑞雪兆丰年”，但对于习惯了常年端坐窗前敲击电脑键盘却又不爱开空调的我来说，免不了又要让十个指头受苦了，每敲打一页就得合掌摩擦一阵，呵口热气又继续干，因为预约的稿子总得按时交卷。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大学时代“文学概论”老师朱企霞先生的女儿朱甫千却冒着严寒，拎着将要出版的《朱企霞文集》样稿找上门来，说今年是她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子女们为追念坎坷一生的家父在文艺和教育战线的足迹，跑遍全国各大图书馆，收集了这部文集，即将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要我写篇序言，还当面拨通她远在北京的大姐家电话，以增添嘱托分量。学生为老师的著作献序，本来就是一桩颇为惶恐的事儿，更何况我这个学生自毕业后就一头扎进语言学的海洋里，对于文学早已荒疏，岂敢再作“门外文谈”！但一想起当年朱先生为师为人的风范和眼前朱氏姐妹的一番诚意，便毅然放

下手中的活儿，不揣浅陋地接过样稿，一页一页地恭读起来……

读着，读着，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是从景德镇师范毕业直接保送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虽然还够不上名牌大学，却有幸遇上一批好老师，至今仍可清晰忆起他们的学识和风范，朱企霞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今读朱师文集，方知他何以能把一门当年很不好教的文学概论课讲得那么得心应手，让大家听得出神？又何以在历尽人世沧桑和自身各种不幸遭遇之后，仍然那么自信、乐观地顽强生活下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才获得充分施展其身手的机会，继续在教学岗位上走完了无愧于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也无愧于自己和家人的 80 个春秋，获得公正的盖棺定论？作为一名曾经当面聆听朱先生教诲却又不曾有过私人交往的学生，经过一番掩卷沉思之后，不禁打从心底涌起对他的敬仰之情。

朱先生是一位从小向往光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革命文学事业且很有才气的现代作家。诚如专攻现代文学的汪大钧教授在《论朱企霞的小说》一文中所说：“朱企霞是一个活跃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文坛的江西现代文学作家，他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翻译等，尤其是小说，以切近现实的内容和独创的个性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捧读朱师文集及其所附自传和简历年表，我十分高兴地获悉他从求学的青少年时代开始就立志献身于进步的文学事业。还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便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及文学翻译家的张

光人(胡风)、杨超、宛希伊等革命人士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他很敬仰鲁迅,在《鲁迅日记》中也记录着他们的来往。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结识了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陈敬容、臧克家、卞之林、吴伯萧等进步作家,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从1924年始至1953年搁笔,先后在《语丝》、《猛进》、《奔流》、《北新》、《东方杂志》、《读书杂志》、《文学杂志》、《江西文艺》和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淡的伤痕》、《伟大的微笑》、《杨志转变记》、《世上有你》、《夜醒》、《超伪光明》、《楼》、《评〈伟大的恋爱〉》(苏联柯仓泰著,周扬译)等短篇小说、诗作、散文和文学评论,翻译英国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跳鞋》和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仲夏夜之梦》、俄国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往雾中》、日本正宗旧白鸟中篇的小说《空想家》,自选小说集《孱儿集》(收入此集的还有《回光》、《苟先生的小说》、《见有的欢喜》、《中年的爱情》、《雨海中的小世界》、《一串》、《囚之叛》、《悲哀的玩笑》、《二舍侄》、《崔豪》、《孤雁》等短篇和中篇小说《贱胎》)、诗与散文集《秋心集》、改编英国毕力豪的剧本《夕虹》,均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写于1924年至1937年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关于他的创作特色和成就,汪大钧先生在评他的小说创作时作了较好的概括:“总体说来,朱企霞的小说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不少篇章中,多有梦境或幻觉的描绘,使作品显出若干浪漫主义的特色。”这大体上也概括了他这段时间的诗歌和散文及戏剧的创作风格。我不是搞文学的,不敢在此班门弄斧,对具体篇章再作重复性的肤浅评论。但作为一个文

艺圈子以外的读者,我倒欣赏我国汉代扬雄的“故言,心声也”和法国博物学家布封(Buffon)的“风格即人”这些名言,因为从朱先生的作品中可以触摸到一个进步作家在革命文学创导初期到抗战前这一时期(即30年代文学时期)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满腔热情、为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作家屡遭迫害而愤懑及其自身经历流亡甚至坐牢时的孤独、苦闷心情以及为革命形势逆转而彷徨的心迹,感受到作者敢于直面人生的创作勇气和才气。点击因特网,现在仍可看到海内外文艺界对他的创作评价,他的短篇小说《孤雁》已被选入台湾中学课本,其中有些佳句还被修辞学界当作范例来赏析或编入考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朱先生的创作成就。

朱先生又是一位敬业的好老师,一位热心于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工作者。人们把作家和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都得用自己的智慧与心血来陶冶和培育人的高尚情操。朱师既是作家,当他放下笔杆拿起粉笔的时候,自然会忠实于人才的培养了。他从1927年8月至1928年9月为避开白色恐怖而开始流亡生活后,就曾在江苏南通中学、九江乡村师范和遵义中学、遵义师范学校当过教员,在驻遵义浙江大学任过日文讲师和贵阳师院中文系兼英语系的讲师,还在遵义自办了中英日三文补习学校和文理补习学校,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南昌解放后,他先后在江西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南昌大学中文系、院系调整后的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文革”后的江西师院至江西师大外文系任副教授,直到1984年病逝。这段从教经历,足以证明他为教育事业也奉献了大半生!他的认真执教精神,可以从江

西师大给他的悼词中得到印证。难怪去年遵义市第一中学62周年校庆的专题片解说词中还提到为有朱企霞这样的名师在此任教过而感到光荣了。本人是在院系调整后的江西师院中文系聆听他主讲文学概论课的,因时过境迁,师大给他的悼词中未能提及朱先生这段教学经历,作为他的学生,感到有责任为他补上这一页空白。文学概论这门课,现在比过去好教多了,教师由于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越有独到见解越受学生欢迎。可在当年一般教师讲授这门课,都讲得比较拘谨,不敢作过多发挥,学生听起来感到比较枯燥、呆板。可朱先生却凭借他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素养,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党性、人民性原则等外部规律和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学创作范例的剖析,娓娓道来,游刃有余,毫无生吞活剥之感。大家都叹服朱先生的学识渊博,语言风趣、生动,每当他面带微笑走进教室时,全班便顿时活跃起来。记得我曾为师大60周年校庆文集《穿过历史的烟云》写过一篇题为《阅览室的灯光》纪念文字,其中有一段逐科赞颂了一批老教授的讲课风格,在提到朱师的教学风格时写道:“朱企霞先生讲文学概论,能够把高深的理论寓于谈笑风生之中,几乎每节课都让学生在笑声中获得理论上的启迪。”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他预感到即将面临人生严重挫折时,虽然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许多,但一走上讲台仍挺直腰板、精神抖擞地一丝不苟讲完每一节课。这种对学生负责的精神,至今仍深印在学生的记忆中。当然,那时谁也不敢为朱先生的教学评功摆好,只能在他去世20年后的今天来说出这些心里话,以证明历史是公正的。

朱先生更是一位热爱生活、直面人生、追随革命、不畏强暴的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人在顺境中唱几句高调并不难,难的是在失去自由、屡遭磨难甚至危及生存的境况下仍能愈挫愈奋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清白做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且以国家利益、民族兴衰为重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没有因斗争环境的险恶而退缩,也没有因自己蒙冤受屈而气馁,更没有在老年恢复工作后而变得谨小慎微。他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和周围错误的东西敢于仗义执言,从不看人打卦、见风使舵,更不对谁阿谀奉承,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清傲骨。他出道早,成名早,落难也早,在80年的生命途中,就有一半是在流亡、失业、坐牢、挨斗、受管制中度过的,却始终未改报效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还在1922年4月不满20岁的学生时代,就在南京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平求学时的1926年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形势逆转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中国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人生;他不畏艰险,在1925年起就担任了《北大学生》编辑,积极为《语丝》《猛进》撰稿,揭露封建军阀罪行,批判宣传封建复古文化的《甲寅》杂志;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后,又南下追随革命,于1927年1月至3月在南昌担任中央通讯社南昌分社社长(其上司是中共党员邓鹤鸣),4月至8月在南昌任江西《民国日报》代理总编兼副刊编辑,并且公开用鲁迅作品的篇名将副刊改名为《呐喊》,积极投身于江西历史上有名的“四二”工农群众运动,驱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抓获了江西党部一批要员;当“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阴霾笼罩全国时，他以“万分激愤和沉痛”的激愤心情，于7月31日在《民国日报》发表了《第二次党权运动》的文章，指出“数月以来无日不在为我们所竭诚拥护的那个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是反革命的了”，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与蒋政府同声一气的武汉国民政府”、“打倒曲解三民主义、违背三大政策的汪精卫”、“第二次党权运动万岁”的口号；而当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震撼中外的八一起义枪声，他又以极度兴奋的激情，于第二天在江西《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胜利，铁军的胜利》社论；后因触怒了反动当局，为摆脱特务监视，在南昌三村、武昌、庐山牯岭等地流亡，从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却并未动摇对革命的信仰；1929年9月与张光人相约东渡扶桑，留学东京，继续他的流亡生活；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眼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不为苟安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断然拒绝了日方要他写脱离共产党组织的声明，回国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与次年“一二八”事件后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的张光人一道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继续在流亡中从事教书、办学、办报和创作、翻译等工作，从未消沉；西安事变后，他因写了一首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诗而被捕，关押在南昌、南京等地。应当公正地说，从青年至中年，朱先生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是一个爱国的热血男儿，在革命生涯中也是历尽艰险且不畏强暴的。1949年南昌解放，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满怀希望地迎接新政权的诞生，曾以自由职业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江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并担任过江西文联创作组组长、省文教委员会委员、省文联常委、《江西文艺》编委，

直至调入前南昌大学后江西师院中文系任副教授。不料于1958年6月反右斗争的尾声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受到撤职、降薪、监督劳动的处分。好在我们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4月纠正这一错划，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一切待遇，在江西师院至江西师大外语系任日语副教授，以古稀之年的诲人不倦精神教育着年轻一代，深受学生欢迎，真可谓至老不衰！

如果说，在反动统治下献身革命需要冒生命危险是意料之中的话，那么在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却被自己的同志所误解，在长期监督改造的境况下仍不动摇革命信仰，就更难能可贵了！他在蒙冤戴着“极右”帽子接受监督劳动长达20余年的日子里，尽管受尽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肉体上的严重折磨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但仍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勇气，更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做人的品格，而是默默承受着打击，忍辱负重地接受劳动改造。大概是1965年前后吧，每当白天上下班时间去师大办点事情，常在校园的人行道上见到一位老人，披散着花白稍长的头发，腰不弯，背微驼，不紧不慢地移动着双脚。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戴着“极右”帽子发配到校图书馆工作的朱先生。他知道这时不会有人跟他搭话，更不会有人尊敬地叫他一声“朱先生”，因此总是把两眼直视前方，既不仰视也不低眉，不笑也不怒，神情平静地朝前走去，从家里到校图书馆，又从校图书馆回到家里，日复一日地在这条孤寂的路上踽踽独行，他真的也沦为一只“孤雁”了。但当你到图书馆向他借阅什么时，又还是一片古道热肠，十分耐心地

帮你查找,对于这份跟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他仍然是那么兢兢业业,经受住了政治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朱先生还是一位家教有方的好父亲。他共有6个孩子,3男3女,老大出生于1938年拂晓时分,取名朱甫晓;最小一个出生于1949年,为庆祝开国大典,取名朱甫典。从年龄上看,他因错划为“极右分子”而撤职、降薪、监督劳动期间,六个孩子都还在学校念书。在政治上没有自由、生活上十分拮据的境况中,要把六个孩子抚养成才,委实难呐!但他把孩子看作国家的未来,宁可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他们抚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除了政治上鼓励孩子们积极争取入党、学习上予以悉心辅导和指点阅读数目以外,他特别重视孩子们做人的品德培养。他的家训是:“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为此,他先从生活入手,培养他们的吃苦和自强不息精神。据老大甫晓回忆,当她以江西当年唯一的一名考生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时,他仅将自己读书时用过的一只旧藤箱修理好送她上路,还不许她申请助学金,也不让去找自己过去的好友何其芳、杨梅、卞之林,要她靠自己克服困难来完成学业。这在今天的家长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为了支持老大完成学业,他从自己珍藏的图书中抽出一本《语丝》半年合订本,让她拿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卖了80元,以解决寒暑假来回的旅费,就这样靠着卖旧书报和各种家用物品来支持孩子完成学业,甚至连家中的电表都撬去卖了,搞得全家几个月靠点煤油灯照明;对其余尚在念中小学的孩子,也都是靠省吃俭用来支持他们把书念下去。然而就在他极度困难的境况下,偏偏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短

缺,又买不起高价粮,好在他夫人贤惠,不仅一家的衣裤鞋袜都亲自动手做,有时还借帮居委会干点分配蔬菜的杂活机会,把散落在地上的菜叶子捡回给全家充饥;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能体谅父母困难,全都靠刻苦、勤奋来完成学业。他还注重言传身教,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陶冶道德情操的温馨家庭环境。他夫妻感情很好,相濡以沫,共度难关,故在他夫人去世时,亲笔写了这样的挽联来纪念:“恩深兼曲义天长地久报无从哀无尽,槐薪缘谪解海枯石烂形不灭悔不渝。”(注“曲义”指他夫人能顾及家庭和睦,见他发脾气就以委曲求全来化解矛盾;“槐薪”指家境窘困)横批是:“魂勿我远”。这也给孩子们树立了做人的好榜样。他又能凭借自己的多才多艺,教孩子吟诗、唱歌、玩乐器来陶冶他们的性情。他二胡拉得够水平的,还把一架破风琴修好教孩子们弹奏,这不仅给当时的家庭困境增添些亮色和生气,也有利于孩子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至今他们还记得父亲拉过的《良宵》、《汉宫秋月》、《病中吟》、《空山鸟语》等二胡独奏曲,会唱《渔光曲》、《热血歌》、《毕业歌》、《红豆曲》、《伐檀》和岳飞的《满江红》及《老黑奴》、《肯塔基故乡》等英文歌曲,因而从小就打好了识谱、弹奏乐器的基础。他虽然蒙受冤屈、身陷困境,却从不悲观厌世,常常教育孩子要乐观处世,并幽默地以“有花有乐春常在,无影无灯夜自明”的话语相赠,希望孩子们在日后的生活中要以乐观心态应对逆境。就这样,在他的教育熏陶下,孩子们都很争气,养成了刻苦勤奋、克己为人的好品德,一走上工作岗位,就省吃俭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贴补家用,直到1967年送走了他们的母亲,1984年与他们的父亲永别。今正

当朱师诞辰一百周年，儿女们还有这番孝心为他出版作品文集，以继承他的风范，纪念他的养育之恩。我想，朱先生若有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欣慰的。

读其书而近其人，我高兴自己终于完成了对朱先生的认识过程：当初听他的课，只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且富有幽默感的老师；后来见他那副不笑不怒、旁若无人的样子，不知他内心究竟想些什么、解放前究竟干了些什么事；这一回通过拜读他的文集，总算让我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朱企霞，一位教过自己不满一年就被剥夺了教学权利，接受审查、批斗、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才恢复名誉和一切待遇重新登上讲坛的好老师。朱先生无论为文、为人、为师、为父，都值得后人敬仰。作为朱先生的学生，我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热爱生活、执著人间、屡遭厄运仍不甘沉沦、坚持信仰而心光不灭的老师感到骄傲。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一番感人至深之辞：“然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苦而萃之，其人宛在。《荀子·劝学篇》有云：‘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鲁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请更好其诗，好其书，而日益近之。”朱师及其文集虽然不能跟鲁迅及其作品相比，但当我即将关机结束这篇拙序时，却感到自己此时的心情与郭老这番话的精神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一气写下这些纪念文字，十个指头已冻得不能伸展了。我站起身，拉开窗门，但见四周的草木均已枯黄，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唯独楼下潘老校长公寓后园的一片樟树林还是郁郁苍苍。突然，我把视线定格在樟树丛中略微高出半截的一棵雪松上……它形似杉树，叶子却不凋零，枝条平展偏下垂，没

有半点趾高气扬的样子。看园子的人曾向我介绍过：雪松属松科，别名香柏、喜马拉雅杉、喜马拉雅雪松，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生命力很强。原产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我国西藏，分布于海拔 1200 - 3000 米处。我国从 1920 年就开始引种雪松，以南京的最有名（注：朱师此时正在此地求学），这颗雪松的祖宗估计也来自南京。望着这雪松在严寒中顶风斗雪、泰然自若的神情，我眼前突然幻化出朱师一生历尽苦难痴心不改的形象……啊，朱老师，您这一生不正像眼前这雪松一样心地坦然，倔强生活而不虚张声势、自信做人而不傲视他人吗？我敬仰雪松的品格，我更敬仰朱先生的人格！权当序言。

弟子刘焕辉于甲申年岁末
敬序于南昌大学揽月斋
二〇〇五年元月

注：作者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语言学教授。

目 录

屹立于严寒风雨中令人肃然起敬的雪松(代序)

..... (1)

第一辑 孺儿集

自序 (3)

杂论自觉,生活及创作 (6)

回光 (13)

苟先生的小说 (48)

见宥的欢喜 (65)

中年的爱情 (72)

伟大的微笑 (77)

雨海中的小世界 (110)

淡的伤痕 (112)

一串 (116)

囚之叛 (135)

悲哀的玩笑 (161)

二舍侄 (173)

崔豪 (182)

孤雁 (194)

过去的革命两时代及与之有关的一时代 (197)

第二辑 贱胎

贱胎 (219)